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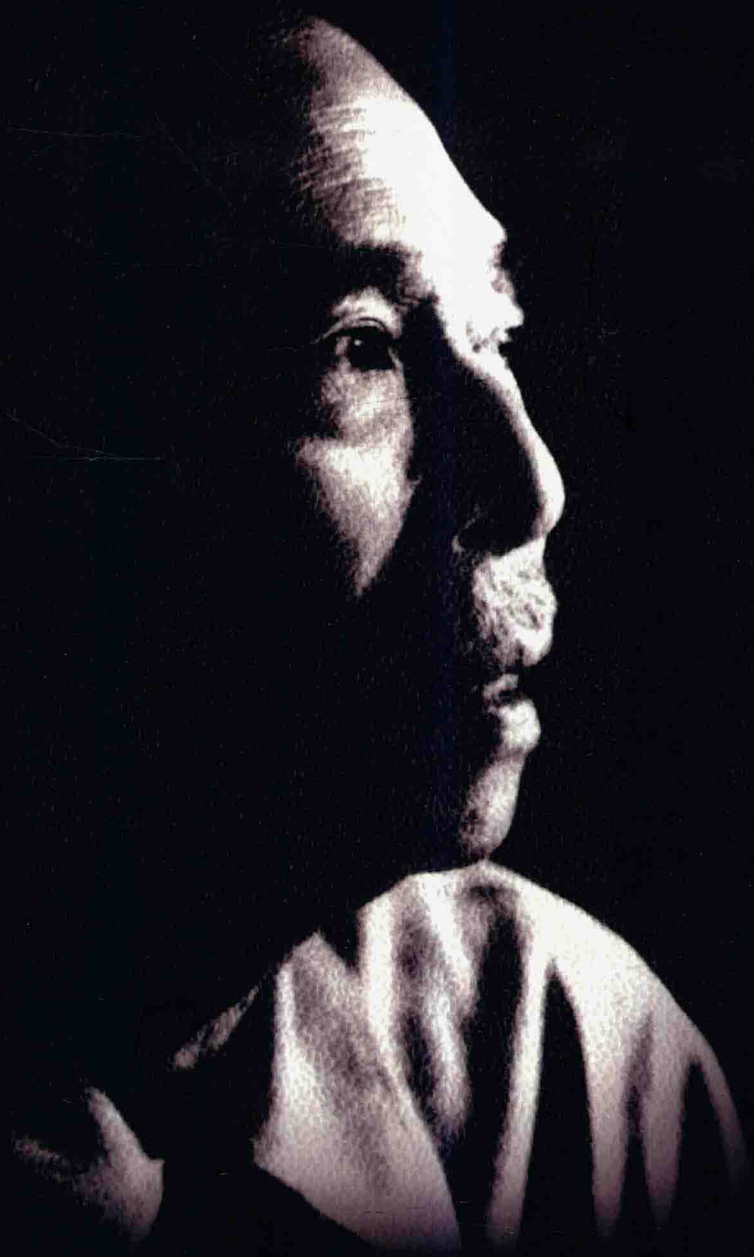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50

走近茅盾

翟德耀◎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翟德耀◎著

50

走近茅盾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走近茅盾／翟德耀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4〔民 103〕

序 14+ 目 2+218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50 冊）

ISBN：978-986-322-740-3（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662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40-3



9 789863 227403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五十冊

ISBN：978-986-322-740-3

走近茅盾

本書據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重印

作 者 翟德耀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走近茅盾

翟德耀 著

作者簡介

翟德耀，曾用筆名翟耀、魯鋒等，男，山東萊州人。1946年生，大學文化。《山東師大學報》（人文版）編輯部副主編、編審，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山東省茅盾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學的輯輯、教學和研究，著有《茅盾前期文學思想散論》（合著），《中國現代紀遊文學史》（副主編）、《心靈之約：「名人的友情」（主編）等，發表文章200餘篇，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9項。

提 要

本書主要由4個專輯組成：（1）茅盾早期的新女性觀及其與時代女性。上世紀20年代初期，青年茅盾發表了上百篇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集中探討了婦女運動的方方面面，形成了鮮明的「女性的自覺」的新女性觀，與後期小說中所創造的帶有現代獨立意識的「時代女性」形象系列達到了內在的契合。（2）茅盾早期的新文學觀與俄國文學。茅盾確立「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觀，與接受外國文學特別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是密切相關的，從「足救時弊」出發，茅盾高瞻遠矚，取精用宏，在窮本溯源的追尋和廣泛深入的比較中作出了終生的選擇。（3）茅盾與新文學的民族化和現代化建設。茅盾一向注重新文學的民族化和現代化，在40年代前後關於「民族形式」的論爭中對民族形式乃至民族風格發表了相當透辟的理論見解，主張民族化和現代化的統一。（4）茅盾散文和歷史小說片論。旅日散文濃郁的主體意識，三四十年代散文的社會意識，散文體式的多樣化，構成了茅盾散文的個性特徵，而歷史小說的苦心營構，則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序

朱德發

喧囂浮躁的環境，追名逐利的氛圍，是對人文學者的巨大心理考驗。誰若能耐得寂寞，頂住誘惑，視「追求學問、探索真理」為終生的價值根基，那麼，不論在什麼崗位，也不論扮演何種社會角色，誰就能以自己的聰明才智開闢學術園地，結出碩果，以充實人類積累起來的文化寶庫。翟德耀同志從 30 年前踏進大學校門便游進了書海，逐漸與學術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任憑風雲怎麼變幻，不管角色如何移位，總是堅定不移地守住內心的「學術情結」，憂在學術，樂在學術，至今癡心不改。即便周圍的壓力再大，環境的誘惑再強，他也毅然決然地在學術領域不息地耕耘，不停地追求，不斷地進擊，以實現自我的學術理想。唯其如此，他不僅以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一次次獲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而且以身在編輯崗位而被遴選為碩士研究生導師的事實證明了自己的學術實力。

德耀並非那種性格外露、好表現自我的研究者，也不是那種故作高深、故弄玄虛的研究者，而是穩健紮實、論說有度的研究者。雖然他不是專職從事教學和研究，主要時間和精力用在《山東師大學報》（人文版）的編輯工作上，但幾十年來卻始終沒有鬆懈對學術的苦心追詢，沒有消解學術探討的激情。他在工作與科研中較好地處理了三種關係：

一是學報編輯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學報編輯與學術研究看似矛盾，解決不好會顧此失彼，而德耀卻把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了。編輯工作不僅能不斷擴大學術視野，充實調整知識結構，提高話語操作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提高辨識學術水平的眼力，還能及時瞭解學術研究現狀和動態，洞察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尋找研究的突破點，從而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課題。通過有針對性的、超越性的研究，德耀不僅拿出了一批填補性的科研成果，而且增長了才智，提高了編輯水平，形成了以編刊帶科研，以科研促學報的良性循環。

二是宏觀研究與微觀剖析的關係。在學術研究中，德耀既重視宏觀研究，又重視微觀剖析，他將二者辯證地結合了起來。他的不少論文，都能體現出他在宏觀研究方面的才能和優長，從思維的高度和論證的力度，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高屋建瓴、駕馭全局的學術視界和概括能力。注重微觀研究，則體現在他對文本解讀的優勢，其藝術感悟之敏銳，主題挖掘之深刻，人物分析之細微，語言闡述之準確，形成了他的作品賞析或文本解讀深微紮實、圓熟老道、穩健出新、別開生面的文格和文風。正由於他重視從文本、從資料入手的微觀剖析，使他的宏觀把握能牢牢地紮根於微觀研究的堅固基礎之上，論證的實證性與抽象的思辨性達到了統一。

三是研究領域的面與點的關係。德耀的研究領域是由面到點，即從人文社科領域的廣泛涉獵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再從現當代文學學科聚焦到茅盾其人其文上。後者是他 20 年研究的一個重點和興奮點，介入較早，又堅持不懈，發表了一系列有學術質量的茅盾研究成果，使他成為在茅盾研究領域取得可觀成就的學者。

本書選取的 20 多篇文章，都是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的，經過了歷史的考驗，也經過了讀者的檢驗，是言之成理、論之有據的有深度也有力度的成果。雖是論文結集，但由於緊緊圍繞幾個專題展開，按照一定的邏輯框架組合在一起，是可以看作一本學術專著的。它沒有枝蔓，沒有水分，結結實實，沉沉甸甸，有相當的學術含量。

這本專著，集中了德耀對文學巨匠茅盾幾個側面的探討和研究，呈現出他對茅盾研究的思考。在百年中國文學的滄桑歷程中，茅盾創造的各種樣態的文本，都帶有元話語性質，具有無限的闡述空間；儘管在評價上出現了較大分歧，但只要以一個學者的起碼良知和求實態度去研究，評高評低都是學術研究的正常現象。令人難以接受的，是那種出離文本的隨意貶損，那種隨風而去的嘲罵之論，似乎「把茅盾這位巨匠罵倒了，他這個學術巨人就站起來了」。這是不可取的。德耀對茅盾其人其文的研究從不盲目跟風，隨波逐流，從不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從不頭腦發熱，任意妄斷，而是「努力於吸納新觀念、新思潮、新方法，盡可能完備地佔有研究資料，取精用宏，求真務實，言之有據，持之有故」（見《後記》），這種實事求是的思維模式和科學的治學態度，貫穿於他關於茅盾研究的全過程。通過對茅盾帶有元話語性質文本的闡釋，形成了他關於茅盾研究的獨特話語和學術優勢，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

方面。一是 80 年初他就注意從比較的視角研究茅盾與俄國文學的關係，探討茅盾為人生文學觀和現實主義創作傾向及其淵源，不僅起步早，而且有一定的開創性。二是 80 年代初就關注茅盾譯介外國文學的活動，探討茅盾譯介外國文學的特點，為新時期一度掀起的翻譯並吸納外國文學的熱潮提供了歷史之鑒。三是從原典原作入手，對茅盾的新女性觀、婦女解放理論、婚戀觀以及在小說中所塑造的「時代女性」形象系列，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以文化人類學和審美文化學所作的理論闡釋和心理透視，既有論述的深度，又有理論創見，從理論與文本的結合上，把茅盾在這個領域的思想建樹和藝術營構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四是茅盾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既有理論上的探索也有文本上的建構，而學界很少有人從現代化與民族化的互動關係切入來研究茅盾對中國新文化建設所提供的寶貴經驗，德耀在這方面的研究是下過較深功夫的，獲得的學術成果具有開拓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此外，德耀對茅盾歷史小說的研究起步早，對茅盾散文的探討既有獨特的視角又有自己的新發現。

總之，雖然不能說本書所有的論文都是創新和開拓之作，但總體上卻顯示出相當高的學術水準、新穎的思想風貌和明睿的智慧風采以及銳意求新而又嚴謹紮實的治學之風。

德耀既有思維的優勢又有創造的潛能，既有知識的積累又有堅韌的毅力，既有開放的視野又有學術的自覺，相信今後在茅盾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乃至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上一定會奉獻出新的理論碩果。

是為序。

2001 年 3 月 4 日

茅盾：走在時代前面的文學巨擘

(代自序)

公元 1996 年 7 月 4 日，「紀念茅盾誕辰 100 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當李瑞環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主席臺上就座的時候，當李鐵映在講話中對茅盾（1896-1981）的文學道路、文學思想和文學貢獻作出高度評價的時候，會場上爆發出一陣陣熱烈的掌聲。看到坐在身旁的老中青幾代蜚聲文壇的文學家們共聚一堂，看到他們臉上發自內心的那份投入和激動的表情，我的心情難以平靜，思緒像潮水一樣開始奔湧開來。

——100 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是短暫的，但對個人來說卻是漫長的。人生 70 古來稀，這句俗語在今天也許不那麼妥貼了，可是百歲壽星畢竟還是罕見的。高齡如茅盾，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是生活了 85 個春秋。有多少人身後默默無聞，無聲無息地湮沒於浩茫的歷史長河之中啊。可以說，能夠被後人記起的為數不多，而能夠像茅盾這樣被隆重紀念的更是寥寥無幾。如此高規格大規模的盛會，人們可以想到的有魯迅誕辰 100 週年紀念，有郭沫若誕辰 100 週年紀念。這一事實本身，不是很能說明些什麼嗎？

——20 世紀是一個風雷激蕩的世紀，也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世紀。而茅盾，就是文學界乃至文化界的巨人之一。還在茅盾誕辰 50 週年的時候，王若飛同志就代表黨中央稱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位巨人」，指出：「他所走的方向，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人民大眾解放服務的方向，是一切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應走的方向。」1981 年，胡耀邦同志代表黨中央在茅盾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中，蓋棺論定他是「我國現代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讚譽「他同魯迅、郭沫若一

起，爲我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人生一世，能夠像茅盾這樣貢獻於社會、造福於人類並且爲人民所高度評價者，也當死而無憾、含笑而去了。

——茅盾 60 年的文學生涯，不僅著作等身，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包括 112 部著作和 28 部譯作在內的 1200 萬字的精神財富，而且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作家。從 2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冰心、丁玲、沙汀、蕭紅、姚雪垠、茹志鵡、楊沫、陸文夫、馮驥才等幾代作家，都受過他的支持和關懷。據統計，茅盾一生評論過的作家竟達 313 人之多。作爲在新文學園地裡長期耕耘的園丁，茅盾被陳白塵稱作「20 年代作家的朋友，30 年代以至七八十年代之間一代又一代作家們的導師」，證諸史實，實不爲過。不然，懷念茅盾，何以文學界會出來如此眾多的文學家？茅盾在文學界的凝聚力和影響力之大，實在是罕有人及的。

.....

七月流火。「紀念茅盾誕辰 100 週年大會」精神如縷縷清風，吹拂著人們的心田。老作家陳沂感慨萬端：「文壇不能忘記茅公。」是的，對於茅盾這樣的新文學巨擘，怎麼會忘記呢？文壇不會忘記，讀者不會忘記。無論你對茅盾小說的風格是否喜歡、是否認同，你都不能不承認茅盾作爲一種現實主義小說流派的代表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只要不是囿於非理性主義和唯美主義的眼光，而是堅持歷史的和美學的批評尺度，堅持真善美的標準，那麼，你就會對茅盾作出公正客觀的評價。

就人生的智慧而言，茅盾更是不同凡響。如同張光年在紀念茅盾誕辰 9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如果說，一個民族的一定時代的精神文明與智慧水準，總是以這個民族與時代的精神領域、思想領域的傑出人物爲代表，那麼，茅盾同志和一些同時代的傑出的英雄志士、思想家、科學家、文化巨人、文化大師一起，毫無疑問是 20 世紀中華民族精神文明與智慧水準的當之無愧的優秀代表。」〔註 1〕信哉斯言！作爲 20 世紀中華民族智慧的優秀代表之一，茅盾是被廣泛認同的。茅盾的智慧，突出地表現在他的文化業績特別是文學業績上，表現在他對人生道路若干機遇的把握中，表現在他畢生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崇高品格裡……

〔註 1〕《茅盾 90 誕辰紀念論文集》，作家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 頁。

時代潮流漩渦裡的弄潮兒

歷史進入 20 世紀，中華民族面臨著從未有過的生存危機。爲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由先進的知識分子們發其端，於 1919 年前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在這一時代潮流中，青年茅盾意氣風發，銳意進取，投身於洶湧澎湃的飛湍漩渦裡，搏擊急流，叱吒風雲，在思想文化、政治革命和文學理論等領域均卓有建樹，成爲走在時代前面、領一代風騷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理論家。

1916 年 8 月，20 歲的茅盾從北京大學預科班畢業，因緣時會地到了現代都市上海，在商務印書館謀到了一份適合自己發展的工作。離開學校走上社會，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折，一大選擇。所幸的是，茅盾有一位能幹的母親。知子莫若母。是母親一手安排了茅盾的前程，使他避免了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徘徊。商務印書館是當時的文化重鎮，知識之府，儘管不乏官場遺風，但茅盾憑著自己的學識和才幹，很快地適應了環境，工作得輕鬆自如、遊刃有餘。起初，茅盾在編譯所英文部批改所屬「英文函授學校」學生的英文課卷，一個多月後，由於致信總經理批評《辭源》而被商務當局發現用非其才，遂調國文部與一位老編輯合作編譯《衣》、《食》、《住》等書。次年 7 月，助編《學生雜誌》，譯介科幻小說，撰寫《學生與社會》等雜誌社論，以及《履人傳》等。涵芬樓古今中外的大量藏書和各種期刊，特別是聲名很大的《新青年》，使他大開眼界，並進一步激發了他的寫作興趣，《時事新報·學燈》、《解放與改造》、《婦女雜誌》、《東方雜誌》等報刊開始經常發表他的譯作和文章。1920 年，《小說月報》半革新，茅盾主持「小說新潮」欄；次年，主編《小說月報》，實行全面改革，大力反對舊文學，倡導「爲人生」的新文學……僅僅幾年時間，作爲職業編輯的青年茅盾即在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裡脫穎而出了。他的工薪年年增加，從開始時編譯最低級 24 元起，到 1921 年月薪 100 元，短短 5 年光景，走過了常人幾十年的路程。即便 1923 年茅盾辭去《小說月報》主編之職，也還是被挽留在商務工作，而且待遇不菲。直至 1926 年茅盾以全部精力和時間投身於大革命運動之中時，這才結束了商務生涯。在茅盾的人生旅途上，商務 10 年可說是第一個階段，是爲其一生的事業奠定基礎的輝煌階段。然而，如果青年茅盾僅僅囿於職業編輯的份內工作，像其他編輯那樣安分守己，那麼，充其量也只能成長爲在館內有所影響的編輯家而已。茅盾的成功卻決不止於此。身在編輯崗位，胸懷天下大事，奮發自立自強，

敢爲他人之先，這才是茅盾取得多方面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要而言之，茅盾這個階段的成功有以下幾點。

思想大變動漩渦中的搏擊者。茅盾步入社會之時，正當中國思想文化界開始大吐大納、吐故納新之際。各種文化思潮紛至沓來，澎湃激蕩，在與傳統文化的撞擊中消漲沉浮。青年茅盾感受著時代潮流的衝擊，面臨著重大的選擇。是在民主主義、人道主義、進化論思想上徘徊不前，還是走向馬克思主義？當時，馬克思主義還只是作為西方的一個學派被介紹的，那時的思想界未免魚龍混雜，很難分清什麼是最先進的思想武器。然而，青年茅盾出於「革新思想」以實現人生價值的內在要求，經過一番深入的探索和比較，經受了十月革命勝利的震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很快投向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 1920 年 10 月經李漢俊介紹參加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後，在著手翻譯《美國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部分）等重要文獻和撰寫《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等重要文章中，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 1921 年 1 月發表的《家庭改制的研究》中，他明確聲明「我是相信社會主義的」；在 1922 年 5 月的一次講演中，更公開宣布自己已經找到了一條可以把終極希望放在上面的路子，這就是「馬克思底社會主義」。青年茅盾選擇最先進的思想體系，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畢生的奮鬥目標，決定了他在思想文化領域必須同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封建主義等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進行持久不懈的鬥爭，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馬克思主義堅定的宣傳者、捍衛者，是思想鬥爭漩渦裡的搏擊者。茅盾的一生，正是如此。

政治鬥爭核心裡的一分子。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 50 多名黨員之一，茅盾不僅在思想理論方面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而且為黨的建設和發展作了許多重要的實際工作。黨成立之後，茅盾即成為直屬中央的聯絡員，轉送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信件。同時，在黨辦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學兼課，培養革命力量。1923 年 7 月，茅盾當選為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後，政治活動日益頻繁，不久又改任該組織秘書兼會計，並和向警予一起分管婦女運動。1925 年「五卅」運動中，茅盾和瞿秋白等人冒著生命危險走上南京路參加遊行示威，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在商務印書館的大罷工鬥爭中，茅盾作為領導者之一，始終站在工人一邊與資方談判，直至取得罷工的勝利。1926 年 1 月，茅盾以代表身份參加了

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被組織留在國民黨中宣部任秘書，協助代理部長毛澤東工作，接編《政治週報》。中山艦事件後，茅盾奉命回上海工作，任國民黨宣傳部上海交通局代主任、主任，並兼國民黨（左派）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1926年4月初，茅盾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一度成為職業革命家。本是擬任的浙江省政府秘書長職務因時局變化未成事實，旋被委任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幾個月後，又出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這裡略述茅盾建黨後至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所擔負的實際工作，意在說明茅盾決非一介搖筆桿子的文弱書生，而是在黨的領導核心裡從事政治活動的革命家，特別是「五卅」運動後，更是以飽滿的熱情和戰士的姿態置身於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在廣州和武漢的大洪爐、大漩渦裡縱橫馳騁，大顯身手，顯示了宏大的政治抱負和傑出的政治才幹。

文學革命運動中的主將。青年茅盾在文學革命運動中的貢獻，莫過於主編並改革《小說月報》的壯舉和倡導現實主義文學的業績了。《小說月報》本來是舊文學的重要陣地，已有10年之久的歷史，但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出現了生存危機。為此，年輕的茅盾繼1920年對其中的一個欄目改革之後，次年即進行了全面改革，驅逐「禮拜六派」於刊物之外，吸納文學研究會同仁為基本作者隊伍，使《小說月報》成為名聞遐邇的新文學園地。在這塊園地裡，與「禮拜六派」「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相反，高揚的是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大旗。茅盾主張文學應當「表現人生、指導人生」，應當「表現社會生活」，「擔當喚醒民眾而給他們以力量的重大責任」……由此，也就和「禮拜六派」結下了深深的怨仇，從而展開了為人矚目的論戰。由於茅盾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義正辭嚴的批判，招致了「禮拜六派」的反撲，他們串通商務當局的保守勢力，對茅盾施加壓力，但茅盾寧折不彎，寧可辭去《小說月報》主編職務，也決不妥協，並且在離職前又連發了幾篇尖銳抨擊「禮拜六派」的文章。同時，對於復古主義的「學衡派」，茅盾寫了《文學界的反動運動》等多篇文章予以反擊，和魯迅等人一起，堅決捍衛了新文學運動的健康發展。另外，由於在對文學與社會關係上的觀點不同等原因，茅盾與新文學陣營中的「為藝術」派的創造社也發生了很有規模的論戰。通過論戰，茅盾的文學思想日臻完善和成熟，至1925年即由「為人生」的文學觀發展為「為無產階級」的文學觀，此後更是明確主張革命現實主義文學了。

偉大的革命文學家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驟然失敗，給志在通過社會政治革命以救國救民的茅盾以沉重的打擊。和黨組織失去聯繫後，茅盾「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專注於文學活動，走上了職業文學家的道路，創作了大量的作品，成為一代現實主義文學大師。

茅盾的文學活動始於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以文學評論貫串終生，而以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的成就與影響最大。據統計，茅盾介紹的外國作家作品和文藝思潮流派的文字（不包括翻譯文字）約 200 萬字，窮本溯源地探討了從古希臘、羅馬直至 20 世紀初葉西方的各種文藝思潮流派，從而使介紹者形成了世界性、現代性、選擇性的文學視界；文學評論包括文藝思想的評論與文藝運動、文藝創作規律和經驗的總結以及現代作家作品的評論等在內的文字約 300 萬字，內容十分豐富，具有鮮明的實踐性、針對性和指導性；文學創作包括小說、散文、戲劇、兒童文學、詩詞等共有文字約 500 萬字，其中小說 300 萬字，包括長篇 7 部、中篇 8 部、短篇 54 篇。茅盾的小說以鮮明的藝術風格和巨大的影響力，確立了作者在中國新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

在茅盾的小說中，最有影響的是《蝕》、《虹》、《子夜》、《春蠶》、《林家鋪子》、《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等。這些小說成功地創造了包括靜女士、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梅女士等在內的時代女性形象系列，包括吳蓀甫、趙伯韜、孫吉人、朱吟秋、林老闆等在內的大小資本家形象系列，包括胡國光、曾滄海、馮雲卿、趙守義等在內的地主形象系列，以及老通寶、趙惠明、錢良材、婉卿等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如此林林總總的人物形象，具有極為豐富的歷史容量，真實地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風貌，諸如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大革命運動、抗日戰爭等都是作為人物活動的社會背景甚至是主要舞臺展現的，這就使茅盾的小說從總體上帶有像巴爾扎克小說那樣的編年史性質，具有史詩性、時代性特徵。與熱衷於寫身邊瑣事、杯水風波的作家不同，茅盾注重於正面地全景式地展現紛紜複雜的社會矛盾和人物命運，善於細膩地多層次地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最能代表茅盾藝術風格的作品是《子夜》。《子夜》以宏大的規模、恣肆的文筆，近距離地描寫了 30 年代初現代工業都市上海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塑造了吳蓀甫等人富有文化內涵的典型性格，揭示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的內在原因，提供了一軸色彩斑斕的巨幅畫卷。作家以一種冷靜清醒的態度，從廣闊的歷史背景和眾多的矛盾糾葛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作品以吳荪甫為軸心，圍繞吳、趙鬥爭及其所衍生的複雜關係，沿著興辦工業、公債市場和農村變動三條情節線索交叉運行，縱橫捭闔，氣勢恢宏，從而在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衝突中刻劃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大大豐富了中國新文學的人物畫廊。

王若飛同志指出：「茅盾先生的最大成功之處，正是他的創作反映了中國大時代的動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創作的中心內容，與中國人民解放運動是相聯繫的。」〔註2〕這是茅盾作為革命現實主義作家的基本特徵。出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出於以文學改造社會人生和進行審美教育的需要，茅盾總是立足於表現充滿著「善與惡的鬥爭，前進與倒退的矛盾，光明與黑暗的激蕩」〔註3〕的社會生活，力求藝術地揭示生活的本質和光明的前景。如果茅盾沒有對30年代初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本質把握，《子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茅盾小說的藝術風格當然是與作家的創作個性分不開的。大致說來，茅盾是一位理智型的作家。這不是說他缺乏激情，而是他往往把激情隱藏在作品中人生畫面的後面，很少激情外露。不過也有例外，《蝕》、《野薔薇》的情感表現就很顯著。但總的說來，他是理智控制感情的，是偏於理智的作家。這與他內向的性格，自覺的理性思維定勢和求真務實的人生價值觀念密切相關，也與他早期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早期站在時代潮流前頭的文化活動特別是政治鬥爭的實踐，培養了茅盾的理論家和政治家素質以及嚴謹的科學態度，使他在理論上有學貫中西的學者素養，在實踐上有革命家的豐富閱歷和政治眼光，所有這些，都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後來茅盾的文學創作。即以近年來頗受非議的社會分析特色和或有的某種理性化傾向而言，應該說也正是茅盾的創作個性所在。

作為現實主義的一個重大流派的代表，作為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茅盾的小說當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可議之處，但總的說來其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註2〕《茅盾研究資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頁。

〔註3〕《茅盾文藝雜論集》（下），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4頁。

「有所爲，有所不爲」的人生選擇

1945年6月，在周恩來同志的倡導下，重慶文藝界爲茅盾50壽辰和創作活動25週年舉辦了隆重的紀念活動。文藝界籌備會發佈「通啓」說，茅盾有一個最大的特點爲人們所不能忘，就是他「有所爲，有所不爲，他經歷了好些艱難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適然自得」。^{〔註4〕}柳亞子先生在紀念會上也說「茅盾先生就是『有所爲』與『有所不爲』的作家」，並指出：「作爲文藝家，要的是政治認識，『有所爲』是對政治的認識。『有所不爲』就是對政治的操守，沒有操守思想就反動落後，對民族無一點好處」。^{〔註5〕}「有所爲，有所不爲」是一種很高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是人生大智慧的體現。茅盾的人生選擇和人生道路，在這方面確實是十分突出的。

茅盾一生的最大心事，莫過於自己的黨籍問題了。我們知道，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後，茅盾受命經九江參加南昌起義，但因交通中斷，身體不適而滯留廬山，不得已而潛回上海家中，足不出門達10個月，從此失掉了組織關係。大革命的失敗，使他痛心疾首，苦悶悲憤，但並未動搖他自1921年即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信仰。1928年7月流亡日本後，黨中央曾致函中共日本支部考慮恢復茅盾黨籍問題，但因支部成員回國而落空。茅盾回國後，身在黨外，心繫革命。曾於1931年向瞿秋白同志提出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問題，但瞿秋白正受排斥打擊，未得到黨的左傾領導的答覆。1940年，茅盾攜全家由新疆到延安，打算長留延安，又一次向張聞天同志提出恢復黨籍的要求，黨中央經過慎重研究，認爲他留在黨外對革命對人民更有利。茅盾愉快地服從了組織決定，在周恩來的召喚下奔赴國統區從事文化工作。全國解放後，茅盾儘管擔負著文化領導工作，但考慮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自己不應該分享黨的榮譽，也就長期未再提出自己的黨籍問題。1957年11月訪問前蘇聯，毛澤東主席向前蘇聯領導人介紹宋慶齡、茅盾時，稱爲黨外布爾什維克。1981年3月24日，茅盾在自知自己病重之際，最後一次鄭重地向黨中央提出了死後追認自己爲黨員的問題。他囑咐家人，在自己身後再把這個書面要求交給黨組織。他還是那個想法：他不是爲了生前。他所坦露的，是畢生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赤誠之心。茅盾逝世的第4天，黨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這是非同尋常的。茅盾如地下有知，也當爲他終於實現50

〔註4〕《茅盾研究資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頁。

〔註5〕唐金海：《茅盾年譜》（上），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頁。

多年的心願而欣慰了。

茅盾脫黨而一直心向著黨，儘管長期在黨組織之外而矢志不渝，這正是他人格的偉大之處。50 多年的人生追求，多少坎坷多少風險，他都泰然處之。唯其如此，黨中央才決定「恢復」而不是「追認」他為黨員。茅盾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執著，固然來自他的人生信念，同時也是他人生智慧的結晶。

人生道路上總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如何端正自己的人生航向，把握住轉瞬即逝的機遇，同樣是與個人的智慧水準分不開的。大革命失敗造成太多的矛盾，曾經嚴重困擾著茅盾的心靈，以致他以「矛盾」作為自己的筆名（後經葉聖陶先生改為「茅盾」），但重重矛盾並未阻止他的前進，經過一番深入的思考，他更加堅定地走上了既定的道路。就內心趣味而論，也許在從政還是從文的選擇上，茅盾較注重於前者，但現實無情地打破了他做職業革命家的第一選擇，他只好無奈地做職業文學家了。這一轉變也許不無苦痛，但茅盾審時度勢，畢竟隨遇而安了。從此，中國才得以產生了一代文學泰斗。少了一個政治家而有了一個文學家，對文學界說來不能不說是幸事。平心而言，茅盾其實是適合於做文學家的。大革命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煌煌業績自不必說，走上職業文學家道路的巨大建樹更是明證。在談及作家應有怎樣的素質時，茅盾在《創作的準備》中稱：「偉大的作家，不但是是一個藝術家，而且同時是思想家——在現代，並且同時一定是不倦的戰士。他的作品，不但反映現實，而且針對著他那時代的人生問題和思想問題，他提出了解答。在他作品的藝術方面，除了他獨創的部分外，還凝結著他從以前時代的文化遺產中提煉得來的精髓。在偉大的作家，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全部智慧作為他的創作的準備的。」集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於一身，以人類的智慧豐富自己的頭腦，是現代中國社會所要求的大作家，茅盾也正是這樣的大作家。這是時代的選擇，也是歷史提供的機遇。只有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洞察歷史風雲的極少數人，才會抓住這樣的機遇。所以說，茅盾大可不必為未能成為大政治家而歎惋，歷史的選擇也許更能發揮他的優勢和長處。與茅盾的文化心理素質多有相似之處的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坦陳自己做政治領袖是「歷史的誤會」，而他本是「愛文藝」的，言下不勝悵然。相形之下，真該為茅盾慶幸了。

法國科學家巴斯德有句名言：「機遇只偏愛那些有準備的頭腦。」這是不錯的，茅盾成長為文學家的「準備」，還可以追溯到少年時期所受家庭環境的